

加沙：125年消除主义议程的巅峰

加沙的种族灭绝并非始于2023年10月7日，也不是对单一暴力行为的反应。它是**125年政治项目的高潮**，这一项目以公开的消除主义目标为设计：夺取巴勒斯坦的土地，抹杀其原住民，并以定居者人口取而代之。与欧洲种族主义者使用的“重新征服”修辞不同——他们至少声称有祖先联系——这不是**重新征服**。这是由外来者进行的征服，建立在否认他们试图取代的民族存在的根基之上。

从**1897年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到历代以色列领导人的声明——戈尔达·梅尔宣称“没有巴勒斯坦民族这回事”，约瑟夫·魏茨坚持“唯一的解决方案是没有阿拉伯的巴勒斯坦”，拉斐尔·埃坦称巴勒斯坦人为“瓶子里的蟑螂”——意识形态核心从未改变。目标始终是**完整的以色列地**，从河到海，没有原住民。

实地不对称：仅名义上的战争

以色列将其在加沙的行动定义为“战争”，但这是扭曲的。根据国际法，战争假设是两个相对可比的军事力量之间的冲突。加沙没有任何这样的力量。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是战斗，而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之一——得到美国、英国和德国支持——对被围困的平民人口的单方面攻击。

自2025年3月3日起，以色列对加沙实施了**全面围困：没有食物，没有水，没有药品，没有燃料**。综合粮食安全阶段分类（IPC）宣布了**第五阶段饥荒**——最灾难性的级别——每天都有儿童死于饥饿。医院成为废墟，90%的房屋被摧毁，自2023年10月以来已有超过**60,000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这不是比例原则；这是**灭绝**——直接违反日内瓦公约关于禁止集体惩罚、针对平民和将饥饿作为战争武器的禁令。

叙事不对称：控制故事

杀戮伴随着对真相的战争。以色列军事情报单位8200、西方游说团体如AIPAC、ADL、AJC和UN Watch，以及像BBC长期中东编辑这样的媒体守门人，几十年来一直在塑造叙事。

加沙的记者不仅仅是附带损害——他们被**系统性地针对**。自2023年10月以来，至少242人被杀，这是记录史上记者死亡率最高的时期。由于外国媒体大多被禁止进入加沙，以色列控制着外界看待破坏的镜头。来自巴勒斯坦来源的数据被斥为“哈马斯宣传”，而以色列军方的声明被报道为事实，制造了一种虚假的平衡，抹杀了屠杀的规模和意图。

2025年7月26日的**汉达拉**事件具有象征意义。一艘悬挂挪威国旗的人道主义援助船，载有医生、议员、记者和为饥饿儿童准备的婴儿配方奶粉，在**国际水域**被以色列军队劫持——根据《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第101条，这是明显的国家海盗行为。援助物资被没收，乘客被拘留，饥荒继续。这与安全无关。这是为了让目击者沉默，确保围困不被打破。

机构不对称：免责的盾牌

即使是旨在遏制此类暴行的国际法律体系也已被颠覆。**美国利用其否决权**在联合国安理会阻止几乎每一项谴责以色列的决议，使该机构瘫痪，保护以色列免受制裁或执法。

这种机构保护通过**公开的政治掌控**得到加强。2024年11月6日，AIPAC在社交媒体上吹嘘，其**190名支持的候选人**赢得了美国国会选举——包括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以“加强美国与以色列关系的两党支持”。这不是阴谋论；这是公开记录，由游说团体自己庆祝。其结果是一个国会，定期批准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无视国际法院（ICJ）的裁决，并拒绝对以色列执行国际法的最基本条件。

国际刑事法院（ICC）和国际法院（ICJ）发布了临时措施，命令以色列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加沙。以色列无视这些命令而未受惩罚。ICC检察官卡里姆·汗面临诽谤运动，被迫休假；他的副手没有对当前围困背后的以色列领导人寻求逮捕令。几名ICC法官和批评以色列的联合国官员受到美国的制裁。这不是系统的失败——这是系统，被扭曲以保护一个国家免受责任追究。

从口头否认到物理抹杀

一个多世纪以来，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将巴勒斯坦人存在的**口头否认**与现场的**物理抹杀**结合在一起。口号可能发生了变化——从“没有民族的土地给没有土地的民族”到“以色列有权自卫”——但目标始终如一。每场战争、屠杀和流离失所都是又一块被夺取的土地，朝着没有巴勒斯坦人的巴勒斯坦迈出的又一步。

从**1924年雅各布·以色列·德·哈恩的暗杀**因其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到**1948年的代尔亚辛屠杀**，**1982年的萨布拉和沙提拉屠杀**，2001年加沙机场的破坏，以及21世纪对加沙的反复大规模袭击，以色列表明它将使用**一切手段**——恐怖主义、种族清洗、围困战争——来实现其领土野心。

结论：加沙的终局

今天在加沙发生的事情不是以色列历史的偏离——这是其逻辑结论。1897年在巴塞尔构思的**消除主义议程**，通过几十年的非人化修辞和系统性暴力得以维持，已达到其最无耻的阶段。

加沙不是战场。它是测试一个国家能否在全世界面前实施种族灭绝而无需面对真正后果的案例——不是因为缺乏证据，而是因为它控制了叙事，瘫痪了机构，并确保地球上最强大立法机构的忠诚。

如果世界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信息很明确：**国际法是可选的，人权是可以协商的，种族灭绝可以被重新包装为自卫**——只要你在正确的地方有正确的朋友。